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第十五回 蛇盤山諸神暗佑 鷹愁澗意馬收韉

卻說行者伏侍唐僧西進，行經數日，正是那臘月寒天，朔風凜凜，滑凍凌凌。走的是些懸崖峭壁崎嶇路，疊嶺層巒險峻山。三藏在馬上，遙聞唵喇喇水聲聒耳，回頭叫：「悟空，是那裡水響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記得此處叫做蛇盤山鷹愁澗，想必是澗裡水響。」說不了，馬到澗邊，三藏勒韉觀看。但見：

涓涓寒脈穿雲過，湛湛清波映日紅。
聲搖夜雨聞幽谷，彩發朝霞眩太空。
千仞浪飛噴碎玉，一泓水響吼清風。
流歸萬頃煙波去，鷗鷺相忘沒釣逢。

師徒兩個正然看處，只見那澗當中響一聲，鑽出一條龍來，推波掀浪，攆出崖山，就搶長老。慌得個行者丟了行李，把師父抱下馬來，回頭便走。那條龍就趕不上，把他的白馬連鞍轡一口吞下肚去，依然伏水潛蹤。行者把師父送在那高阜上坐了，卻來牽馬挑擔，止存得一擔行李，不見了馬匹。他將行李擔送到師父面前道：「師父，那孽龍也不見蹤影，只是驚走我的馬了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卻怎生尋得馬著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放心，放心，等我去看來。」

他打個唿哨，跳在空中，火眼金睛，用手搭涼篷，四下裡觀看，更不見馬的蹤跡。按落雲頭，報道：「師父，我們的馬斷乎是那龍吃了，四下裡再看不見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呀，那龍能有多大口，卻將那匹大馬連鞍轡都吃了？想是驚張溜韉，走在那山凹之中。你再仔細看看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也不知我的本事。我這雙眼，白日裡常看一千里路的吉凶。像那千里之內，蜻蜓兒展翅，我也看見，何期那匹大馬，我就不見？」三藏道：「既是他吃了，我如何前進？可憐啊，這千山萬水，怎生走得？」說著話，淚如雨落。行者見他哭將起來，他那裡忍得住暴躁，發聲喊道：「師父莫要這等膿包形麼，你坐著，坐著，等老孫去尋著那廝，教他還我馬匹便了。」三藏卻才扯住道：「徒弟啊，你那裡去尋他？只怕他暗地裡攏將出來，卻不又連我都害了？那時節人馬兩亡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聞得這話，越加嗔怒，就叫喊如雷道：「你忒不濟，不濟！又要馬騎，又不放我去，似這般看著行李，坐到老罷。」

喂喂的吆喝，正難息怒，只聽得空中有人言語，叫道：「孫大聖莫惱，唐御弟休哭。我等是觀音菩薩差來的一路神祇，特來暗中保取經者。」那長老聞言，慌忙禮拜。行者道：「你等是那幾個，可報名來，我好點卯。」眾神道：「我等是六丁六甲、五方揭諦、四值功曹、一□八位護教伽藍，各各輪流值日聽候。」行者道：「今日先從誰起？」眾揭諦道：「丁甲、功曹、伽藍輪次。我五方揭諦，惟金頭揭諦晝夜不離左右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不當值者且退，留下六丁神將與日值功曹和眾揭諦保守著我師父。等老孫尋那澗中的孽龍，教他還我馬來。」眾神遵令。三藏才放下心，坐在石崖之上，吩咐行者仔細。行者道：「只管寬心。」好猴王，束一束綿布直裰，撩起虎皮裙子，捲著金箍鐵棒，抖擻精神，逕臨澗壑，半雲半霧的，在那水面上高叫道：「潑泥猓，還我馬來！還我馬來！」

卻說那龍吃了三藏的白馬，伏在那澗底中間，潛靈養性，只聽得有人罵索馬。他按不住心中火發，急縱身躍浪翻波，跳將上來道：「是那個敢在這裡海口傷吾？」行者見了他，大吡一聲：「休走，還我馬來！」掄著棍，劈頭就打。那條龍張牙舞爪來抓。他兩個在澗邊前這一場賭鬥，果是驍雄。但見那：

龍舒利爪，猴舉金箍。那個鬚垂白玉線，這個眼幌赤金燈。那個鬚下明珠噴彩霧，這個手中鐵棒舞狂風。那個是迷爺娘的業子，這個是欺天將的妖精。他兩個都因有難遭磨折，今要成功各顯能。

來來往往，戰夠多時，盤旋良久，那條龍力軟筋麻，不能抵敵，打一個轉身，又攏於水內，深潛澗底，再不出頭。被猴王罵詈不絕，他也只推耳聾。

行者沒及奈何，只得回見三藏道：「師父，這個怪被老孫罵將出來，他與我賭鬥多時，怯戰而走，只躲在水中，再不出來了。」三藏道：「不知端的可是他吃了我馬？」行者道：「你看你說的話，不是他吃了，他還肯出來招聲，與老孫犯對？」三藏道：「你前日打虎時，曾說有降龍伏虎的手段，今日如何便不能降他？」原來那猴子吃不得人急他。見三藏搶白了他這一句，他就發起神威道：「不要說，不要說，等我與他再見個上下。」

這猴王拽開步，跳到澗邊，使出那翻江攪海的神通，把一條鷹愁澗徹底澄清的水，攪得似那九曲黃河泛漲的波。那孽龍在於深澗中坐臥不寧，心中思想道：「這才是福無雙降，禍不單行。我才脫了天條死難，不上一年，在此隨緣度日，又撞著這般個潑魔，他來害我。」你看他越思越惱，受不得屈氣，咬著牙，跳將出去，罵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潑魔，這等欺我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莫管我那裡不那裡，你只還了馬，我就饒你性命。」那龍道：「你的馬是我吞下肚去，如何吐得出來？不還你，便待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不還馬時看棍，只打殺你，償了我馬的性命便罷。」他兩個又在那山崖下苦鬥。鬥不數合，小龍委實難擋，將身一幌，變作一條水蛇兒，鑽入草科中去了。

猴王拿著棍，趕上前來，撥草尋蛇，那裡得些影響。急得他三尸神咋，七竅煙生，念了一聲「唵」字咒語，即喚出當坊土地、本處山神，一齊來跪下道：「山神、土地來見。」行者道：「伸過孤拐來，各打五棍見面，與老孫散散心。」二神叩頭哀告道：「望大聖方便，容小神訴告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二神道：「大聖一向久困，小神不知幾時出來，所以不曾接得，萬望恕罪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我且不打你。我問你：鷹愁澗裡，是那方來的怪龍？他怎麼搶了我師父的白馬吃了？」二神道：「大聖自來不曾有師父，原來是個不伏天不伏地混元上真，如何得有甚麼師父的馬來？」行者道：「你等是也不知。我只為那誑上的勾當，整受了這五百年的苦難。今蒙觀音菩薩勸善，著唐朝駕下真僧救出我來，教我跟他做徒弟，往西天去拜佛求經。因路過此處，失了我師父的白馬。」二神道：「原來是如此。這澗中自來無邪，只是深陡寬闊，水光徹底澄清，鴉鵲不敢飛過；因水清照見自己的形影，便認做同群之鳥，往往身擲於水內；故名『鷹愁澗』。只是向年間，觀音菩薩因為尋訪取經人去，救了一條玉龍，送他在此，教他等候那取經人，不許為非作歹。他只是饑了時，上岸來撲些鳥鵲吃，或是捉些獐鹿食用。不知他怎麼無知，今日衝撞了大聖。」行者道：「先一次，他還與老孫侮手，盤旋了幾合；後一次，是老孫叫罵，他再不出。因此使了一個翻江攪海的法兒，攪混了他澗水，他就攏將上來，還要爭持。不知老孫的棍重，他遮架不住，就變做一條水蛇，鑽在草裡。我趕來尋他，卻無蹤跡。」土地道：「大聖不知。這條澗千萬個孔竅相通，故此這波瀾深遠。想是此間也有一孔，他鑽將下去。也不須大聖發怒，在此找尋；要擒此物，只消請將觀世音來，自然伏了。」

行者見說，喚山神、土地，同來見了三藏，具言前事。三藏道：「若要去請菩薩，幾時才得回來？我貧僧饑寒怎忍？」說不了，只聽得暗空中有金頭揭諦叫道：「大聖，你不須動身，小神去請菩薩來也。」行者大喜，道聲：「有累，有累。快行，快行。」那揭諦急縱雲頭，逕上南海。行者吩咐山神、土地守護師父，日值功曹去尋齋供，他又去澗邊巡邏不題。

卻說金頭揭諦一駕雲，早到了南海。按祥光，直至落伽山紫竹林中，託那金甲諸天與木叉惠岸轉達，得見菩薩。菩薩道：「汝來何幹？」揭諦道：「唐僧在蛇盤山鷹愁澗失了馬，急得孫大聖進退兩難。及問本處土神，說是菩薩送在澗裡的孽龍吞了。那大聖著小神來告請菩薩降這孽龍，還他馬匹。」菩薩聞言道：「這廝本是西海敖閩之子，他為縱火燒了殿上明珠，他父告他忤逆，天庭上犯了死罪。是我親見玉帝，討他下來，教他與唐僧做個腳力。他怎麼反吃了唐僧的馬？這等說，等我去來。」那菩薩降蓮臺，逕離仙洞，與揭諦駕著祥光，過了南海而來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佛說蜜多三藏經，菩薩揚善滿長城。
摩訶妙語通天地，般若真言救鬼靈。

致使金蟬重脫殼，故令玄奘再修行。
只因路阻鷹愁澗，籠子歸真化馬形。

那菩薩與揭諦不多時到了蛇盤山，卻在那半空裡留住祥雲，低頭觀看，只見孫行者正在澗邊叫罵。菩薩著揭諦喚他來。那揭諦按落雲頭，不經由三藏，直至澗邊，對行者道：「菩薩來也。」行者聞得，急縱雲跳到空中，對他大叫道：「你這個七佛之師，慈悲的教主，你怎麼生方法兒害我？」菩薩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大膽的馬流，村愚的赤尻。我倒再三盡意，度得個取經人來，叮嚀教他救你性命，你怎麼不來謝我活命之恩，反來與我嚷鬧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弄得我好哩。你既放我出來，讓我逍遙自在耍子便了。你前日在海上迎著我，傷了我幾句，教我來盡心竭力，伏侍唐僧便罷了，你怎麼送他一頂花帽，哄我戴在頭上受苦？把這個箍子長在老孫頭上，又教他念一卷甚麼『緊箍咒』，著那老和尚念了又念，教我這頭上疼了又疼，這不是你害我也？」菩薩笑道：「你這猴子，你不遵教令，不受正果，若不如此拘係你，你又誑上欺天，知甚好歹？再似從前撞出禍來，有誰收管？須是得這個魔頭，你才肯入我瑜伽之門路哩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椿事，作做是我的魔頭罷。你怎麼又把那有罪的孽龍，送在此處成精，教他吃了我師父的馬匹？此又是縱放歹人為惡，太不善也。」菩薩道：「那條龍，是我親奏玉帝，討他在此，專為求經人做個腳力。你想那東土來的凡馬，怎麼得這萬水千山？怎到得那靈山佛地？須是得這個龍馬，方才去得。」行者道：「像他這般懼怕老孫，潛躲不出，如之奈何？」菩薩叫揭諦道：「你去澗邊叫一聲『敖閻龍王玉龍三太子，你出來，有南海菩薩在此。』他就出來了。」

那揭諦果去澗邊叫了兩遍。那小龍翻波跳浪，跳出水來，變作一個人像，踏了雲頭，到空中對菩薩禮拜道：「向蒙菩薩解脫活命之恩，在此久等，更不聞取經人的音信。」菩薩指著行者道：「這不是取經人的大徒弟？」小龍見了道：「菩薩，這是我的對頭。我昨日腹中饑餒，果然吃了他的馬匹。他倚著有些力量，將我鬥得力法而回，又罵得我閉門不敢出來。他更不曾提著一個『取經』的字樣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又不曾問我姓甚名誰，我怎麼就說？」小龍道：「我不曾問你是那裡來的潑魔？你嚷道：『管甚麼那裡不那裡，只還我馬來。』何曾說出半個『唐』字？」菩薩道：「那猴頭專倚自強，那肯稱讚別人？今番前去，還有歸順的哩。若問時，先提起『取經』的字來，卻也不用勞心，自然拱伏。」

行者歡喜領教。菩薩上前，把那小龍的項下明珠摘了，將楊柳枝蘸出甘露，往他身上拂了一拂，吹口仙氣，喝聲叫：「變！」那龍即變做他原來的馬匹毛片。又將言語吩咐道：「你須用心還了業障，功成後超越凡龍，還你個金身正果。」那小龍口啣著橫骨，心心領諾。菩薩教悟空領他去見三藏。「我回海上去也。」行者扯住菩薩不放道：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西方路這等崎嶇，保這個凡僧，幾時得到？似這等多磨多折，老孫的性命也難全，如何成得甚麼功果？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」菩薩道：「你當年未成人道，且肯盡心修悟；你今日脫了天災，怎麼倒生懶惰？我門中以寂滅成真，須是要信心正果。假若到了那傷身苦磨之處，我許你叫天天應，叫地地靈；□分再到那難脫之際，我也親來救你。你過來，我再贈你一般本事。」菩薩將楊柳葉兒摘下三個，放在行者的腦後，喝聲：「變！」即變做三根救命的毫毛。教他：「若到那無濟無主的時節，可以隨機應變，救得你急苦之災。」行者聞了這許多好言，才謝了大慈大悲的菩薩。那菩薩香風繞繞，彩霧飄飄，迴轉普陀而去。

這行者才按落雲頭，揪著那龍馬的頂鬃，來見三藏道：「師父，馬有了也。」三藏一見，大喜道：「徒弟，這馬怎麼比前反肥盛了些？在何處尋著的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還做夢哩。卻才是金頭揭諦請了菩薩來，把那澗裡龍化作我們的白馬，其毛片相同，只是少了鞍轡。著老孫揪將來也。」三藏大驚道：「菩薩何在？待我去拜謝他。」行者道：「菩薩此時已到南海，不耐煩矣。」三藏就撮土焚香，望南禮拜。拜罷，起身即與行者收拾前進。行者喝退了山神、土地，吩咐了揭諦、功曹，卻請師父上馬。三藏道：「那無鞍轡的馬，怎生騎得？且待尋船渡過澗去，再作區處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個師父好不知時務！這個曠野山中，船從何來？這匹馬，他在此久住，必知水勢，就騎著他做個船兒過去罷。」

三藏無奈，只得依言，跨了剗馬。行者挑著行囊。到了澗邊。只見那上流頭，有一個漁翁，撐著一個枯木的棧子，順流而下。行者見了，用手招呼道：「那老漁，你來，你來。我是東土取經去的，我師父到此難過，你來渡他一渡。」漁翁聞言，即忙撐攏。行者請師父下了馬，扶持左右。三藏上了棧子，揪上馬匹，安了行李。那老漁撐開棧子，如風似箭，不覺的過了鷹愁澗，上了西岸。三藏教行者解開包袱，取出大唐的幾文錢鈔，送與老漁。老漁把棧子一篙撐開道：「不要錢，不要錢。」向中流渺渺茫茫而去。三藏甚不過意，只管合掌稱謝。行者道：「師父休教意了，你不認得他？他是此澗裡的水神。不曾來接得我老孫，老孫還要打他哩。只如今免打就夠了他的，怎敢要錢！」那師父也似信不信，只得又跨著剗馬，隨著行者，逕投大路，奔西而去。這正是：

廣大真如登彼岸，誠心了性上靈山。

同師前進，不覺的紅日沉西，天光漸晚。但見：

淡雲撩亂，山月昏蒙。滿天霜色生寒，四面風聲透體。孤鳥去時蒼渚闊，落霞明處遠山低。疏林千樹吼，空嶺獨猿啼。長途不見行人跡，萬里歸舟入夜時。

三藏在馬上遙觀，忽見路傍一座莊院。三藏道：「悟空，前面人家，可以借宿，明早再行。」行者擡頭看見道：「師父，不是人家莊院。」三藏道：「如何不是？」行者道：「人家莊院，卻沒飛魚穩獸之脊，這斷是個廟宇庵院。」

師徒們說著話，早已到了門首。三藏下了馬，只見那門上有三個大字，乃「里社祠」，遂入門裡。那裡邊有一個老者，項掛著數珠兒，合掌來迎，叫聲：「師父請坐。」三藏慌忙答禮，上殿去參拜了聖像。那老者即呼童子獻茶。茶罷，三藏問老者道：「此廟何為『里社』？」老者道：「敝處乃西番哈必國界。這廟後有一莊人家，共發虔心，立此廟宇。里者，乃一鄉里地；社者，乃一社土神。每遇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之日，各辦三牲花果，來此祭社，以保四時清吉、五穀豐登、六畜茂盛故也。」三藏聞言，點頭誇讚：「正是『離家三里遠，別是一鄉風』。我那裡人家，更無此善。」老者卻問：「師父仙鄉是何處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是東土大唐國，奉旨意，上西天拜佛求經的。路過寶坊，天色將晚，特投聖祠，告宿一宵，天光即行。」那老者□分歡喜，道了幾聲：「失迎。」又叫童子辦飯。三藏吃畢，謝了。

行者的眼乖，見他房簷下有一條搭衣的繩子，走將去，一把扯斷，將馬腳繫住。那老者笑道：「這馬是那裡偷來的？」行者怒道：「你那老頭子，說話不知高低。我們是拜佛的聖僧，又會偷馬？」老兒笑道：「不是偷的，如何沒有鞍轡韁繩，卻來扯斷我晒衣的索子？」三藏陪禮道：「這個頑皮，只是性燥。——你要拴馬，好生問老人家討條繩子，如何就扯斷他的衣索？——老先生，休怪，休怪。我這馬，實不瞞你說，不是偷的。昨日東來，至鷹愁澗，原有騎的一匹白馬，鞍轡俱全。不期那澗裡有條孽龍，在彼成精，他把我的馬連鞍轡一口吞之。幸虧我徒弟有些本事，又感得觀音菩薩來澗邊擒住那龍，教他就變做我原騎的白馬，毛片俱同，馱我上西天拜佛。今此過澗，未經一日，卻到了老先的聖祠，還不曾置得鞍轡哩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師父休怪，我老漢作笑耍子，誰知你高徒認真。我小時也有幾個村錢，也好騎匹駿馬。只因累歲迍遭，遭喪失火，到此沒了下梢，故充為廟祝，侍奉香火。幸虧這後莊施主家募化度日。我那裡倒還有一副鞍轡，是我平日心愛之物，就是這等貧窮，也不曾捨得賣了。才聽老師父之言，菩薩尚且救護神龍，教他化馬馱你，我老漢卻不能少有周濟。明日將那鞍轡取來，願送老師父，扣背前去，乞為笑納。」三藏聞言，稱謝不盡。早又見童子拿出晚齋。齋罷，掌上燈，安了鋪，各各寢歇。

至次早，行者起來道：「師父，那廟祝老兒昨晚許我們鞍轡，問他要，不要饒他。」說未了，只見那老兒果擎著一副鞍轡、襯履、韁籠之類，凡馬上一切用的，無不全備，放在廊下道：「師父，鞍轡奉上。」三藏見了，歡喜領受。教行者拿了，背上馬看，可相稱否。行者走上前，一件件的取起看了，果然是些好物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雕鞍彩晃束銀星，寶鏡光飛金線明。
襯履幾層絨苦疊，牽韁三股紫絲繩。
轡頭皮筍團花絮，雲扇描金舞獸形。

環嚼叩成磨煉鐵，兩垂蘸水結毛纓。

行者心中暗喜，將鞍轡背在馬上，就似量著做的一般。三藏拜謝那老，那老慌忙攙起道：「惶恐，惶恐。何勞致謝？」那老者也不再留，請三藏上馬。那長老出得門來，攀鞍上馬。行者擔著行李。那老兒復袖中取出一條鞭兒來，卻是皮丁兒寸筍的香籐柄子，虎筋絲穿結的梢兒，在路傍拱手奉上道：「聖僧，我還有一條挽手兒，一發送了你罷。」那三藏在馬上接了道：「多承布施，多承布施。」

正打問訊，卻早不見了那老兒。及回看那里社祠，是一片光地。只聽得半空中有人言語道：「聖僧，多簡慢你。我是落伽山山神、土地，蒙菩薩差送鞍轡與汝等的。汝等可努力西行，卻莫一時怠慢。」慌得個三藏滾鞍下馬，望空禮拜道：「弟子肉眼凡胎，不識尊神尊面，望乞恕罪。煩轉達菩薩，深蒙恩佑。」你看他只管朝天磕頭，也不計其數。路傍邊活活的笑倒個孫大聖，孜孜的喜壞個美猴王，上前來扯住唐僧道：「師父，你起來罷，他已去得遠了，聽不見你禱祝，看不見你磕頭，只管拜怎的？」長老道：「徒弟呀，我這等磕頭，你也就不拜他一拜，且立在傍邊，只管哂笑，是何道理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像他這個藏頭露尾的，本該打他一頓；只為看菩薩面上，饒他打，儘夠了，他還敢受我老孫之拜？老孫自小兒做好漢，不曉得拜人，就是見了玉皇大帝、太上老君，我也只是唱個喏罷了。」三藏道：「不當人子，莫說這空頭話。快起來，莫誤了走路。」那師父才起來收拾，投西而去。

此去行有兩個月太平之路，相遇的都是些羅羅、回回、狼蟲虎豹。光陰迅速，又值早春時候。但見山林錦翠色，草木發青芽；梅英落盡，柳眼初開。師徒們行玩春光，又見太陽西墜。三藏勒馬遙觀，山凹裡有樓臺影影，殿閣沉沉。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你看那裡是甚麼去處？」行者擡頭看了道：「不是殿宇，定是寺院。我們趕起些，那裡借宿去。」三藏欣然從之，放開龍馬，逕奔前來。

畢竟不知此去是甚麼去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